



一块木板

福建省业余戏剧会演剧目选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 块 木 板

福建省业余独幕话剧会演剧目选

沈 垂 川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(福州得贵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耗 1/50 印张17/25 字数12,000 印数1—2,2

1966年1月第一版 196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T10104·383 定价: (6)七

前 言

一九六五年八月，我省举行了群众业余独幕话剧观摩演出大会。在观摩演出期间，各专、市代表队共演出了一批群众新创作的独幕话剧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。

独幕话剧观摩演出之后，我们征求了各有关方面和一些群众的意见，选择会演中比较好的剧本，协同作者做了一些加工修改，拟陆续加以推广，以适应当前文化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，供应剧团和文化工作队上山下乡演出和群众开展文艺活动的材料。

这一批独幕话剧，题材丰富多采，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，配合三大革命运动，从各个侧面和不同角度，反映了我省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斗争生活，着力塑造和热情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，宣扬共产主义思想风格，在各个不同的生活领域中，大力兴无灭资，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，旗帜鲜明，战斗性比较强烈。许多剧本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，生活气息浓郁，质朴自然，有着崭新多样的艺术形式；不少剧本敢于突破旧框框，艺术上有不少新的创造。

这些剧本大多是集体创作的，闪耀着集体的智慧，而且，执笔者也大多是第一次写剧本。由于这些作者扎

根于生活，许多人本身就是劳动者，对生活熟悉，与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共同语言，他们在各级党委领导下，就地取材，大胆创作，并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，对作品反复修改，不断提高，受到群众的欢迎。应该说，这一批独幕话剧的产生，是我省群众文艺创作，在各级党委正确领导下，贯彻领导、作者、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所取得的大丰收。

自然，这些剧本也还有美中不足之处，诸如：有的剧本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还不够鲜明高大，时代精神反映的还不够强烈；有的剧本矛盾揭示的还不够深刻，剧中落后人物的转变还不很自然，说服力不够强，等等。这些缺点也是很难免的，作者通过不断实践，将可以逐步克服，使之达到更加完美的境地。

我们相信，只要我省各地作者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工作劳动，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，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，不断深入生活，同时努力创作实践，不断总结经验，虚心向别人学习，必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

編 者

1965年11月

一块木板

(独幕话剧)

沈垂川

时 间：一九六五年抗旱的日子里。

地 点：县城郊外，一条双岔路口。

人 物：许小辉——男，十八岁，县城某木器厂木工。年青、热情。对集体的事业衷心热爱，干起活来，从不喊苦叫累。

刘阿青——女，二十四岁，生产队长。性格憨厚、耿直，办事大公无私。

田水伯——男，五十五岁，社员。为人精明、能干，劳动积极。私心比较重，常爱打“小算盘”，占集体一些便宜。

布景：郊外的一条双岔路口。路旁有株老榕树，树下有几条石凳。远处，田野葱绿，一片丰收景象。

〔幕启：中午时分，炎阳当空。田野里，传来一片戽水声、水车声、欢笑声。〕

〔幕后阿青声：“社员们，加油呀！”众声：“加油呀！”接着，水车声更加响了起来。〕

〔稍顷，小辉背着工具箱，戴着草帽，精神抖擞地上。〕

小辉：嘿，这天真热得跟蒸笼一样，一连三十几天，没有下一点雨。（望天）哼！不下雨也不怕，老天爷你听吧，这田里的抽水机、水车叫得多响！到处都在抗

旱！连我这个小木工也闲不住啦！社员抗旱干劲冲天，工人积极支援，就凭这个劲哪！非叫你老天爷低头认输不可。

（忽然看见有条牛跑进稻田）哎呀，那是谁的牛？牛要吃稻子啦！呵！（急忙放下工具箱，赶牛下）

〔田水伯神情自在地上。〕

田水伯：天上太阳象火球，地上庄稼绿油油，男女社员齐抗旱，人家抗旱我看牛。我，田水，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。提起我这个人，说进步又有些落后，说落后又还算进步。对队里的生产劳动，我一向积极，工分争得不比人家少。嘿嘿，不过——就是不管做什么事，都爱来个“公私兼顾”。象刚才放牛吧，我就抽空跑到自留地去了一趟。（自说，自笑）嘻嘻，这没什么。（发现工具箱）咦，这里怎么有个木工的工具箱？人呢？有巢

必有鸟，有物必有人，今天一定有木工到我们这里来。（暗自盘算）嘿，对了，我女儿就要出嫁，正准备用家里的木板给她做个陪嫁的木箱。这木工来得正好，送上门来的活计，总不会亏我的。哈哈！（突然发现拴在榕树下的牛不见了）哎呀，我只顾去看自留地，牛跑到哪儿去呢？（发现有人在赶牛）呵，他是谁呵？别赶牛呵！

〔小辉满头大汗地上。〕

小 辉：老伯伯，那牛是你放的吗？

田水伯：是呀，那是公家的牛，你赶它干吗？

小 辉：老伯伯，你放的牛偷吃稻子啦！

田水伯：（吓了一跳）小点声！你看见它偷吃了？（对牛）嗨！你这畜牲，集体的稻子怎么能随便吃呀！这……

小 辉：（调皮地）那牛正要吃，被我一赶就跑开了，现在我把它拴在田边那棵树底下

了。

田水伯：看你这个人，说话都说不清楚，我还以为它当真吃了，吓了我一大跳！

小 辉：就是嘛，差一点点庄稼就被牛吃了。老伯伯，稻子就要吐穗扬花了，社员们流了多少汗，稻子才能长得这么好呀！下回放牛要管紧点。

田水伯：这头牛真刁皮，一天到晚都得人跟在它后面才行。（见小辉背木箱欲走）喂，这箱子是你的？

小 辉：是我的。

田水伯：你是来……

小 辉：今天星期天，我抽空下乡来修理抗旱工具，支援社员抗旱。

田水伯：（旁白）哎呀，点着灯笼没处找，他倒亲自送上门来了。（转向小辉）只有你一个人来吗？

小 辉：我师傅今天在赶制一辆新型水车，不来

了。

田水伯：噢，师傅没来，你自己要“单独作战”呀！（瞎猜。旁白）看样子，他是瞒着师傅来“讨小海”的。（稍顿）好，我也来钉个便宜箱子。（对小辉）我摇了半日船，还没解缆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师傅呢？

小辉：我叫小辉，我师傅姓赵。

田水伯：噢！你就是赵师傅的徒弟呀！好，名师一定出高徒。

小辉：（不好意思）我还学习得不到家哩！跟我师傅比，我差远了。你认得我师傅吗？

田水伯：四乡五里，从小孩到老头，哪一个不认得他！十几年了，只要是抗旱，他总不辞辛苦，上山下乡，帮助社员修补农具，大家都叫他“农具医生”呢！

小辉：（自豪地）我师傅名声就是好。

田水伯：俗话说：请到不如遇到。木工同志，我正要请你呢。

小 辉：（热情地）你们有什么东西要修理吗？
尽管拿来，我给做，不要客气。

田水伯：（旁白）这位同志服务态度真好。我女儿这个新木箱，算是做定了。

小 辉：老伯伯，支援农业是我们的本份。刚才，我路过前哨队，就在那儿修理了几件抗旱工具。你们有什么要修理的，尽管拿来，我们抓紧时间修吧。

田水伯：好。（不放心地）嘻嘻，木工同志，我是直心眼人，我们还是先“横商量，直付钱”。你做一工要多少工资？

小 辉：噢，你转了这么大的圈子，原来是问这个！（恳切地）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，我跟我师傅差不多一有空就往乡下跑，支援农业嘛，没有什么价钱可讲。

田水伯：（旁白）杀死了猪，再议论价钱，不

行！

小 辉：（旁白）这老伯伯，看来心眼还蛮多哩！（忽听传来水车声，紧张地）噢，这车水声不对头，水车有毛病！不马上修理，水车会弄坏的！……老伯伯，你是哪个队的？

田水伯：我是长丰队的，（用手指划）这些田地都是我们长丰队的。

小 辉：（指传来水车声的地方）那边呢？

田水伯：那是我们队正在用五盘水车车水灌田。

小 辉：老伯伯，你听，那里的水车出毛病了。

田水伯：（只想自己的心事，无意地）出毛病是常事。弓弦拉太紧了也会断的，何况水车日夜在转！

小 辉：（焦急地）我得去看看。

田水伯：那刚才讲的事……你不是答应了？

小 辉：我等会儿就来，你放心，你就在这里等

我。（小辉背工具箱急下）

田水伯：（转想）对，对对，木工走了，我也回去把木板拿到这里来，等他回来做。嘻嘻！就是这个主意。（得意地下）

阿 青：（急上）五盘水车车水上山灌田，偏偏第一架水车坏了，这架水车一停，其他四架没水可车，也要变成“哑吧”，咳！（焦急）要到哪里找人来修呢？

小 辉：（内声）同志！（急上）同志，你是长丰队的吗？

阿 青：是的，你有什么事吗？

小 辉：我给你修理一下水车上的虎尾轮。

阿 青：好啊！（稍顿）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虎尾轮坏了？

小 辉：我刚才听见水车声音不对头，跑过去想修理，社员说你把虎尾轮拿走了，我只好追过来。

阿 青：你也能听出水车有毛病？真象个“顺风

耳”。赵师傅也是一听见声音，就知道水车有没有毛病。

小 辉：我比我师傅还差得远哩！

阿 青：赵师傅是你的师傅吗？

小 辉：是呀！

阿 青：（热情地）呵，那太好了！赵师傅今天怎么没有来？

小 辉：他今天上午要赶制新型水车，不能来了。

阿 青：赵师傅真好，经常下乡为我们修理农具，还为我们革新水车。

小 辉：他昨天晚上跟我们年轻人一道，一口气干到天快亮。……同志，我们这次试制的这种水车，又省力，吸水又快，一辆能顶得旧水车两三辆。

阿 青：那太好了。要是试验好用，我们保证大力推广。

小 辉：赵师傅说，等试制成功了，第一架就拿

到这里来。

阿 青：你们全力支援我们，这叫什么该说什么好呢。

小 辉：支援农业是我们工人的责任嘛，还有什么说的？……呵，快，快把虎尾轮给我修理。

阿 青：（递给他）这里没有工作台，怎么干？

小 辉：（指着工具箱）这不是吗？是工具箱，也可以当工作台。

阿 青：你真会克服困难。……呃，这工具箱是赵师傅的吧？

小 辉：是的，这箱子跟我师傅十多年了。它跟我师傅跑遍山村田野。我师傅对这个箱子宝贝得很，一天到晚不离身，谁要是碰它一下，他都会感到心痛。

阿 青：那他今天怎么给你带下乡来了？

小 辉：（得意地）嘿，这是赵师傅对我的信任嘛！不过，临走的时候，他还特地交

代，千万不要把箱子摔坏了。

阿 青：那你可要小心点。

小 辉：那当然。（拿起虎尾轮端详一阵）这个毛病容易对付。（自语）呃，沾得都是泥土。

阿 青：我急糊涂了，没洗干净就拿来。我拿去洗一洗。

〔幕内社员声：“阿青，虎尾轮修理好了没有？”〕

〔小辉闻声，拿出印有“支援农业积极分子”字样的毛巾拭泥土，阿青欲阻不及。〕

〔阿青对幕内：“就要修理了，你们休息休息。”〕

阿 青：（责怪地）你怎么把雪白的毛巾拿去擦泥土？

小 辉：不要紧，洗一洗就干净了，这样节省时间。（干了起来）社员们抗旱心急，我

得赶快修理。

阿 青：是呀，稻子都孕穗了，灌浆的时候就是要水，一天缺水都不行。

小 辉：难怪你们争分夺秒地车水。

阿 青：这架水车是五盘水车中最底盘的一架，这一架一停，其它的就都没水车了。

小 辉：我马上就可以修理好。（用力地凿虎尾轮叶洞）

阿 青：这些日子，多亏工人老大哥的支援，我们才能顺利地抗旱，做到天旱地不旱。

小 辉：（热情地）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嘛。咱工人农民就好比同坐一条船，大家都得用劲划呀划呀，才能够早些建设好社会主义，早些把我们祖国这条大船划到共产主义社会。你们一定要斗倒老天爷，争取年年大丰收呀！

阿 青：保证年年丰收，就是抗旱一紧张，工具损坏的就多，多亏你们分片包工，到第